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七

列傳八十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舉進士調涇縣簿

神宗朝知太常禮

院 皇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為父降服暮今服
淺素不經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店務歲餘通判秀州
復知太常禮院除著作佐郎遷禮部員外郎元祐初為祕書少
監歷左右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而止改集賢殿脩撰
知蘇州久之以天章閣待制知杭州為禮部侍郎道除知亳州
紹聖初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哲宗親政留為中書舍
人脩 神宗國史兼侍讀 哲宗嘗訪希 神宗殿曰宣光前
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更為顯承時方推明紹述
盡黜元祐群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

東都事略

神宗朝

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
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
為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禮部
尚書移吏部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惇不引為同省
執政遂背惇於是出知亳州移杭州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遷資政殿學士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尋奪職知揚州徙舒
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謚曰文節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試六
論秘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史 英宗立為殿中侍御史獻
謹始五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
五曰閉女謁凡數百言初之奇游歐陽脩之門脩主 濮議之
奇盛稱之及是以浮語彈脩攷驗無實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

之奇遂為清議所非新法行為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淮東路轉
運副使歲飢募民興水利以食流 溉田九十餘頃如揚之天
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又為江西河
北陝西轉運副使之奇在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
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等路
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萬石至京師始建鑿泗州股
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 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
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言降集賢殿脩撰知廣
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鈴轄楊從先討平之除寶文閣待
制再為發運使改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拜戶部侍郎出知熙
州之奇在邊務脩守備謹斥堠嘗若寇至終之奇去羌不敢犯
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

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未幾知慶州 徽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州蠻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為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文殿學士之奇為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辦稱有文集雜著共百餘卷

章崇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世父得象蔭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舉荆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閣知慶州方是時 朝廷戒邊更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崇以謂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則六師移之今既憚用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獗壤地偏小不過一再舉而勢威力窘矣夏人

將寇環慶崇命驍將將精兵授以方略又使人置毒於牛圈瀦水中既而虜入圍環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出斬千餘級屬經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即上言城瓠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興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廊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睥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慙勢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案遣折可適郭成間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

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案在涇原四年
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
天子赦而聽之乃為寢兵 徽宗即位徙知河南入見留提舉
中太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
使未幾而卒謚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稍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
書同脩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吏部侍郎 哲宗即位
脩撰 神宗實錄太常請復 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
趙令錄皆以為當復佃言 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為稱
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為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
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
實錄事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加集賢殿脩撰知蔡州 徽宗

即位召為吏部侍郎脩 哲宗實錄遷尚書拜尚書右丞 徽
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為盛暑不可 徽宗意甚確既退皆曰
上不以為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為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
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為不可何耶清臣乃已御史中丞趙
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為中丞其
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而壓宗廟布怒佃曰瓘書
雖無取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 遷尚書左丞佃執政
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
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察是其言後數日 詔下
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禮家
名數之說如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皆傳於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也舉進士稍遷大宗正丞為工部員外郎

諸王府記室參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爲太常少卿除給事中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差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爲益所侵因當時大臣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 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爲人可知矣今豈當爲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讀時執政建言上當爲 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嘗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益質於 上前益語塞是歲遷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丞崇寧初遷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

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爲提舉河北常平又爲京東路轉運副使即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一日 手詔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即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一當二歲出二十萬緡佐關陝兵食 神宗曰居厚於分職之外卹及它路非材智有餘不能爾居厚任職以辦治聞數被 詔然民不勝其怨也元祐初 朝廷稍更新法以寬大爲政於是御史言居厚苛刻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脩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咸賴其利召入爲戶部侍郎權尚書滿二歲爲真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脩奉 永泰陵居厚爲橋道頓遞使坐

積雨滯留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鑿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
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云復龍圖閣待制為陝
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除戶部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
侍郎大觀初請老以為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坐謬舉左遷
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提舉鴻慶宮退居豫章築室東湖之上久
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為佑神觀使復拜門下侍郎知
樞密院事每從容於徽宗言適追先烈在堅聖志又乞
改重幣為當三以息貪夫盜鑄之患時遼使至居厚言於徽
宗曰盟好不可違也願益敦信誓以安虜情徽宗嘉納焉上
書納政以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踰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
同三司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為雅州司戶參軍成都

府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為利州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為荆
湖北路轉運使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為國子司業改右司員外
郎權吏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
奏元豐末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
懷異志衍坐誅元符初為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
理所公案惇奏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
由是復施行者千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
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
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存者正反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
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訛謗先朝
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
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朝所棄不可復用國

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為工部侍郎既至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瓘有子郊邦郊嘗指斥 乘輿為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勒停涪州編管瓘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間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瓘有妖堯臣上書論官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謂燕雲之役興則邊釁遂開官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周宣王之北伐獵狄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 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胄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豈勇略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犬戎所必爭不忍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而勝乃聽其求和遂與之盟遂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也今者中外之人咸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為謀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為 陛下寒心也伏望思 祖宗積累之難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無使夷狄乘間窺我中國上以安 宗廟下以慰生靈 徽宗然之命堯臣以官而停於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八

列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舉進士為禮部
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
曰陛下得伊呂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
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
石大喜即召綰使陳邊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
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
日除集賢校理自綰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
從汝好官須我為之未幾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放矣
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河東地界綰論虜人懷

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偽深淺不為難見不過固護疆土貪惜金帛為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戎狄慢侮若禦之以堅彊則不失二國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先之以畏屈則大為中國之耻耻則彼不我信而或將力爭 神宗為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怒出不意非若忿速之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呂惠卿請立告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縮曰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不犯徒使囂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為

生 神宗是其言

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

王安石復相縮乃言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遷翰林學士仍為中丞初縮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四能復附呂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縮復主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縮懼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 神宗怒欲絀縮而安石亦懼乃言臣昨聞鄧縮嘗為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為臣求賜第宅縮為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兼縮近舉御史二人其一人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縮聽亨甫游說故別舉官審如所聞即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不當備宰屬矣於是 神宗謂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

改集賢院學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
哲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州復以言者論其姦
回改滁州未行卒年五十九子洵仁洵武洵仁 徽宗朝為尚
書右丞

洵武字子常舉進士為汝陽簿 哲宗召對為祕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擢起居舍人 徽宗即位為起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
相洵武因對言 陛下乃 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
子 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將 先帝
之法更張之是忠彥為韓琦子能繼父志 陛下為 先帝子
不能繼 父志也 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又進
愛莫助之之圖其說以為 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
其圖如司馬光年表列為旁通分為左右自宰相執政侍從臺

諫郎官館閣學官分而為七左曰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
者以溫益為首其餘不過三四人右序舉朝輔相公卿百執事
皆在焉多至百餘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
之 徽宗視之則京也 徽宗謂布曰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
然與卿不同奈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臣不同乞不與議 徽
宗以付溫益益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 徽宗決意
用京矣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兼侍講進吏部侍郎 神宗
更定官制獨選人官稱尚未是正洵武上疏曰 神宗稽古創
法厘正官名使省臺寺監之官實典職事領空名者一切罷去
而易之以階因而制祿命出之日官號法制鼎新於上而彛倫
庶政攸叙於下今吏部選人自節察判官至簿尉凡七等 先
帝嘗欲以階寄祿而未暇願造為新名因而寄祿使一代條法

桀然大備 徽宗從其言遷戶部尚書移刑部又請初出官人兼用刑法試俾知爲吏之方未經任人毋得任司理以重犴獄之寄六曹人毋得用他司酬獎以杜僥覲之門皆著爲令拜尚書右丞遷左丞中書侍郎妖人張懷素獄興洵武妻吳氏倅之兄弟也坐出知隨州提舉明道宮復端明殿學士知亳州再領明道宮知河南府進資政殿學士召爲中太一宮使拜觀文殿學士大名尹入爲佑神觀使兼侍讀除保大軍節度使政和六年拜知樞密院事五谿蠻擾邊即做陝西弓箭手之制募並邊之民習知溪洞之險易者爲刀弩手置提舉官教以戰陣勸以耕牧得勝兵幾萬人分荆湖北路爲鼎澧路置都鈐轄司於鼎州以鎮撫之遷特進宣和元年拜少保封莘國公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洵武以謂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

後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卒時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簡子雍

蹇周輔字礪翁成都雙流人也晚中特奏名復中進士調知宜賓縣又知石門縣通判安肅軍入爲御史臺推直言鞫獄有勞擢開封府推官出爲淮南轉運副使郡偷嘯聚閩中改使福建俾護諸將以討之廖恩請命閩遂無事元豐初循唐制歸有司獄于大理寺首以周輔爲少卿遷三司度支副使加集賢殿脩撰爲河北都轉運使除寶文閣待制召爲戶部侍郎知開封府事多不決數月改授刑部侍郎先是周輔請運廣鹽數百萬代淮鹽均賣于湖南周輔坐抑勒騷擾罷知和州徙廬州卒年七十六周輔彊學善屬文 神宗嘗命周輔荅高麗書屢稱善然世論其爲人深文刻覈也子序辰

序辰字授之舉進士元豐中為諫官紹聖中為起居郎中書舍人權禮部尚書與安惇看詳訴理事及徽宗即位言事者論其惡與惇並除名勒停放歸田里語在惇傳起知蘄州尋為戶部侍郎蔡京為相以序辰為翰林學士遷承旨有言其在先帝諒闇以音樂自娛者由是黜知汝州後復龍圖閣待制知蘇州坐縱部民盜鑄貶單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移永州會赦復官而卒序辰亦有文善附會然深文刻覈亦似其父云

李定字資深揚州人也幼受學於王安石擢進士第為定遠尉秀州軍事判官召對便殿改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宋敏求蘇頌李大臨皆言選人未有除御史者不草制三舍人悉坐免而言事者亦論定嘗匿所生母喪不可備言職詔御史臺與決謂宜解官中心喪而定親戚隣人稱定仇氏所生仇氏

亡日未嘗解官持心喪止以父年八十九乞在家侍養御史林旦薛昌朝皆力言之改崇政殿說書辭不就除集賢校理檢正中書吏房公事久之遷太常丞直舍人院以集賢殿脩撰知明州召拜右正言寶文閣待制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定與同時御史舒亶何正臣劾蘇軾知湖州以表謝上摘其語以為侮慢因論軾自熙寧以來作為文章怨謗君父交通戚里神宗命送御史獄軾謫黃州方定自鞫軾獄勢不可尚一日於崇政殿門外語同列曰蘇軾乃奇才也俱不敢對又曰軾前二十年所作文章引援經史隨問即答無一字之差真天下奇才也歎息久之時琴出東方求直言術者謂有兵變神宗命宦者察衛士飲食定言一飲食不足以示恩適動小人心遂罷之因復有議廢明堂祀者神宗以訪定定曰三歲一

郊或明堂 祖宗以來未之有改不知誰為此言願得劾其謬妄 神宗曰聽卿言足矣遷翰林學士以論事失實罷知河陽留守南京召為戶部侍郎 哲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移江寧府王巖叟言定不持所生母仇氏服乞行竄殛責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年六十紹聖初悉復故官職云

舒亶字信道明州慈溪人也擢進士調臨海尉民有使酒逐其叔母者亶命執之不服即斬之投劾去王安石當國聞而竒之用為審官院主簿熙河路分畫疆界命亶馳往于時洮隴新喋血亶即日引道至則示以 朝廷威信夷人以肉置刀頭嚙亶亶以口承之衆皆歡呼使還提舉兩浙常平召為太子中允御史裏行太學官受賂事聞 神宗不悅亶奉 詔驗治窮盡黨與加集賢校理與李定何正臣交論蘇軾作為歌詩譏訕時事

軾坐貶黃州尋脩起居注知諫院擢御史知雜上言郡邑不治監司得以按劾至中都官不治而御史顧不得行法誠使御史如監司人知所畏矣於是置六察官 朝廷推行新法亶言役

法不均責在提舉官 神宗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

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且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 朝廷立法但欲

均爾卿更可講求以聞遷給事中直學士院拜御史中丞上疏論尚書省凡奏鈔法當置籍錄其事目今違法不錄既案奏乃謾以發歷為錄目之籍亶以為大臣欺罔而尚書省取御史臺受事簿亦無錄目亦奏亶為欺罔又劾奏亶直學士院日違法請尉錢臺官朋蔽不言請付吏事下大理獄具當坐臧追兩官勒停 哲宗即位授保康軍節度副使至 徽宗即位起知無

為軍復以言者罷久之知南康軍崇寧初辰州蠻叛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亶選形勢得飛山福純坡建新城為控扼之要以功除龍圖閣待制卒年六十三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九

列傳八十二

邢恕字和叔鄭州原武人也少俊邁多學能文章喜功名富貴謀大而術疎論古今天下事多戰國縱橫之說從程頤學中進士甲科調永安簿頤稱其才於呂公著薦崇文院校書王安石行新法恕謂其子雱曰更法人皆以為不然子盍言之安石怒出知崇德縣恕於是謝病不仕者七年元豐初為館閣校勘改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又遷職方員外郎哲宗即位除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恕教高公繪上書乞尊禮太妃為高氏異日之福宣仁后呼公繪問誰為汝作此書公繪不敢隱乃曰起居舍人邢恕作也時恕已召試中書舍人為言者論列出知隨州改汝州尋復直龍圖閣知襄州移河陽俄以集賢殿脩撰知滄

州初 神宗升遐恕為蔡確畫謀妄作策立之功以謗 宣仁
后見蔡確傳至是諫官梁燾劉安世吳安詩皆言恕與蔡確章
惇黃履交結人以四凶目之遂謫監永州酒紹聖初除直龍圖
閣知徐州遷寶文閣待制知青州入為刑部侍郎擢吏部尚書
御史中丞恕言劉奉世當元祐間與劉摯為謀主傾害策立大
臣奉世坐貶又言張舜民歷御史宰屬不聞正論而舜民被黜
恕每上殿奏事移時不下章惇疑之出其元祐初謫隨州時上
宣仁后自辨書稱 宣仁后功德有宗廟大計旬日之前固已
先定之語遂出知應天府責知南安軍復龍圖閣待制知定州
改荆南言者論恕昨自謂聞司馬光所說北齊宣訓事謂光等
有凶悖之意遂以其語告于章惇而光及范祖禹等緣此貶竄
又以文及甫私書達于蔡確妻明氏謂劉摯梁燾王巖叟皆有

姦謀而摯等幾至覆族恕反覆詭詐之人也遂落職分司西京
均州居住起知隨州復龍圖閣待制歷鄭定渭三州除龍圖閣
學士徙太原坐知渭州日西人入寇落職知虢州移汝州俄復
顯謨閣待制知鄭州提舉崇福宮以中大夫致仕初蔡京為相
以怒氣豪不可與時輩同立朝連用為邊帥欲使自外循至將
相然亦不諧也怒病且死尚與章惇爭定策功云子居實字躬
夫有文早夭 亦怒子也為人寡學識而好說 之幹禹不兵
犯京師也 欽宗與之割地以和申盟而去幹禹不既還而黏
罕尚留隆德遣使來求賂時大臣有輕敵之意 曰今勤王之
師踵至當與虜抗且彼既領爾王過河吾盍留其使與之相當
於是館其使逾月不遣 惇時以司農少卿為館伴有都管趙倫
者燕人懼不得歸乃詐以情告 惇曰金國有餘覩金吾者貳於

金人願歸大國可結之以圖二酋倅自以為出奇計遂以聞于
朝大臣信之即以 詔書授倫賜餘覩書納衣領中仍厚賜倫
金帛倫至黏罕所首以其書獻之黏罕大怒以倫書表聞其主
遂復提兵南下于時倅出知岳州 朝廷以倅始禍除名勒停
臣稱曰邢恕始以持論有守坐廢七年天下高其風然其為人
貪功名反覆不靖者也與蔡確章惇微幸天功不為世所容及
惇用事復與之膠固為一凶德參會以濟其說故雖謗及 君
親而不卹也烏虜所謂交亂四國者與利口覆邦家者與迹其
所為則漢之江充息夫躬唐之李訓鄭注之流異世而同轍矣
楊畏字子安其先遂寧人也徙居洛陽幼孤自立好學問事母
孝舉進士為成紀簿以文受知於呂惠卿除鄆州教授自是敬
王安石之學以為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為御史裏
行初對陳治道論風俗時有御史中丞出為郡太守而監司薦
之畏言侍從賢否 上所素知而監司乃敢妄薦蓋為異日地
耳乞戒其觀望改宗正丞除提點夔州路刑獄請祠歸洛時元
祐初也畏過計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深山夷獠
之民間用司馬公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薨畏復曰司馬光
若知道便是臯夔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呂大防劉
摯為相俱與畏善用畏為工部員外郎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
御史畏助大防攻擊論其立朋黨條奏十事摯罷蘇頌為相畏
復攻頌出之畏連攻二相意欲門下侍郎蘇轍為相而 宣仁
后復自外召拜范純仁為右僕射畏又言純仁不可用不報知
朝廷不相轍矣復上章言蘇轍不可大用其反覆如此遷侍御
史畏言事之未治者有四夷狄河事役法內外官政時存旨令

兩省官舉臺官畏言御史與宰執最為相關之地宰相既不自
差而使其屬舉之可乎太常博士朱彥以議皇地示祭不同自
列乞罷畏言彥據經論理若彥罷出恐自是人務觀望不敢以
守官為義 宣仁后崩呂大防欲用畏為諫議大夫范純仁以
畏非端士不可大防乃遷畏禮部侍郎大防為山陵使畏首背
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王安石學術 哲宗信之大防罷
章惇入相畏陰結之謂惇曰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
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迹雖元
祐心在熙豐惇以畏為吏部侍郎畏見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
密院安燾與惇不合勢相敵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
卞言畏平日所為於惇遂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真定府尋落職
知虢州入元祐黨後知郢州復集賢殿脩撰知襄州移荆南提

舉洞霄宮居于洛未幾知鄧州再丐祠以言者論列落職主管
崇禧觀蔡京為相畏遣子姝見京以元祐末論蘇轍不可大用
等章自明河南尹薛昂京之黨也畏因昂深言於京遂出黨籍
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洛之士民詣闕請封禪中嶽畏上
疏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治行亟得疾以卒年六十九畏頗為
縱橫學有才辯而多裨闔以元豐時進用元祐時從官紹聖時
遷職人謂之三變與邢恕善恕術疎畏謀深皆以好進喪失名
節云

來之邵字祖德開封咸平人也舉進士調潞州司理參軍元豐
中為大理評事除監察御史黃復為中丞言之邵嘗雇雜戶女
為婢左遷將作監丞 哲宗即位遷太府丞為秦鳳路提舉常
平利州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入為開封府推官復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之邵論蘇頌稽留賈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
劉摯親黨致位丞弼又論范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
呂惠卿 宣仁祔廟之邵請先逐呂大防而相章惇其他彈擊
為多擢侍御史除刑部侍郎諫官張商英論之邵與穎昌民蓋
漸訟財產事以直龍圖閣知蔡州卒年四十八之邵炎涼附執
論事出於觀望指忠直為姦回以黨章惇云蔡京為相特贈之
邵大中大夫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軍人也由進士為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監
直講元豐中擢監察御史裏行相州富人子殺人獄疑于審
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莘等受賕知制誥蔡確引猜險吏法
官數十人窮訴慘酷無敢明其寃均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
治坐是謫知光澤縣莘等卒無受賕之實天下服其持平秩滿

監進奏院 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元祐初再除監察御史
言青苗之法有惠民之名而無惠民之實有目前之利而為終
歲之患願復常平糴糶之法而罷青苗蔡確弟碩盜貸官錢以
萬計獄既上均論確為宰相挾邪撓法當顯正其罪以厲百官
又言李清臣備位輔佐俛首隨和碌碌固寵願賜罷免遂罷政
監察御史張舜民論邊事因及宰相文彥博而舜民左遷均言
風憲之任許風聞所以廣耳目也舜民之言是當行之其言非
當容之願復舜民職任既而臺諫約再論均謂事小不當再論
既而臺諫悉補外而均遷殿中侍御史西戎自永樂之戰怙勝
氣驕欲復故地 朝廷用趙鼎計棄四砦至是又請蘭州砦地
均上疏曰先王之御夷狄知威之不可獨立故假惠以濟威知
惠之不可獨行故須威以行惠然後夷狄且懷且畏無怨望輕

侮之心今西夏所爭蘭州砦地皆控扼要路若輕以予之恐戎人擣虛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詞以拒之是傳虎以翼借寇以兵不惟無益祇足為患不如治兵積穀盡地而守使戎人曉然知 朝廷之意也當是時傅堯俞為中書侍郎許將為右丞韓忠彥為同知樞密院三人者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大臣之任同國休戚廟堂之上當務協諧以治天下使中外之人泯然不知有同異之迹若悻悻然辨論不顧事體何以觀視百僚堯俞等雖有辨論之失然事皆緣公無顯惡大過望令就職務為協和歸於至當 詔堯俞等就職御史中丞蘇轍等尚以為言均上疏曰進退大臣當則天下服 陛下之明而大臣得以安其位進退不當則累 陛下之哲而言者自此得以朋黨合謀并力以傾搖大臣天下之事以是非為主

所論若當雖異不害其為善所論若非雖同未免為不善今堯俞等但不能協和實無大過而蘇轍以許將當時已定議既而背同列之議獨上論奏臣以為善則順之惡則正之豈在每事唯命遂非不改然後為忠耶將舍同列之議上奉 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為過惡也若使不忠雖與同列協和是乃姦臣耳非朝廷之利也將罷均又言呂大防堅疆自任每有差除同列不敢異唯許將時有異同轍素與大防相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敗壞矣因論御史耳目之任中丞風憲之長轍當公是公非別白善惡而不當妄言也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聖初召還除右正言是時呂大防已罷政均論大防蘇轍等六罪大防轍等並再黜宰相章惇欲更政事專黜陟之柄陰去異已出吏部尚書彭汝礪

知成都府而召朱服為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黜而服不可用悖怒出均為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徙淮東遷梓州路轉運副使移淮南知起州 徽宗即位以祕書少監召還遷起居郎拜中書舍人同脩國史遷給事中時宰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為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襄州與元祐黨籍奪職主管崇禧觀復集賢院脩撰提舉洞霄宮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八 董敦逸字夢授吉州永豐人也舉進士調連州司理參軍元祐中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除監察御史與同時御史黃慶基言蘇軾為中書舍人日於制誥中指斥 先帝時事而弟轍與軾相為表裏以紊朝政於是呂大防蘇轍奏曰敦逸慶基言軾所撰制詞以為謗毀 先帝臣竊觀 先帝聖意本欲富國彊兵

以鞭撻四夷而一時群臣將順太過故事或失當及 太皇太后與 皇帝臨御因民所欲隨事採改蓋事理當然耳昔漢武帝好用兵重斂傷民昭帝嗣位博采眾議多行寢罷明帝尚察屢興慘獄章帝改之以寬厚天下悅服未有以為謗毀先帝者也至如 本朝 真宗即位弛放逋欠以厚民財 仁宗即位罷脩宮觀以息民力凡此皆因時施宜以補助 先朝闕政亦未嘗聞當時士大夫有以為謗毀 先帝者也此惟元祐以來言事官用此以中傷士人兼欲動搖 朝廷意極不善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有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兄軾亦豈是謗毀 先帝者即臣聞 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之事但未暇改耳元祐改更蓋追述 先帝美意而已 太皇太后曰

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其本意固多如此 太皇太后曰 皇帝宜深知於是郭逸慶基並罷郭逸為荆湖北路轉運判官慶基為福建路判官既而御史中丞李之純以二人誣陷忠良郭逸改知臨江軍慶基知南康軍紹聖初復除監察御史而慶基已亡矣改工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侍御史郭逸曰臣再擢言路第恐擠逐不能久奉彈糾之責哲宗曰汝能言無患朕之不能聽汝言信無患朕之不能行俄出知興國軍徙江州 徽宗即位以直龍圖閣知荆南府召入為諫議大夫郭逸極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年六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九十九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

列傳八十三

鄒浩字志完常州晉陵人也舉進士為揚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出為襄州教授召對除右正言時章惇用事既已廢 孟后遂立 劉氏為皇后浩上疏曰臣聞禮曰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然則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 陛下為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劉氏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皇后郭氏與美人尚氏爭寵致罪 仁祖既廢后不旋踵并斥美人所以示至公立后則不選於嬪妃而選於貴族而立 慈聖光獻所以遠嫌也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 陛下廢孟氏與廢郭后實無以異然 氏之罪

未嘗付外雜治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固不得而知也果不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世亦不得而知也若與賢妃爭寵而致罪則并斥美人以示至公固有仁祖故事存焉二者必居一於此不可得而逃也况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賢妃所為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於是天下釋然不疑陛下立后之意在賢妃也今果立之則天下之所期陛下皆莫之信矣載在史策傳示萬世不免上累聖德可不惜哉乞賜開納不以一時改命為甚難而以萬世公議為足畏追停策禮別選賢族如初詔施行庶幾上答天意下慰人心為宗廟社稷無疆之計不勝幸甚哲宗怒除名新州羈管章留中不下時蔡京之徒惡其害己也相與協力擠之乃偽為浩奏有陛下廢孟氏之賢后立劉氏之賤妾又有取他人之子而殺其

母等語流布中外使天下聞之真謂浩為有罪者徽宗即位

監袁州酒稅尋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司諫改起居舍人拜中書舍人歷吏部兵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改杭越二州宗寧元年詔曰朕仰惟哲宗皇帝元符之末是生越王

姦人造言謂非后出詆誣之臣其可逃罪鄒浩可重黜責以稱朕顯揚前人之意於是責浩衡州別駕永州安置後半年除名勒停昭州居住移漢陽軍大觀元年復直龍圖閣自草表還親側凡六年而卒年五十二自號道卿有文集三十卷浩初除諫官入白其母曰有言責者不可默恐或以是貽親憂母曰兒能報國我何憂及浩兩被竄責母不易初意人稱其賢方孟后廢而立劉后也時有曾誕者嘗作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浩其略曰客問鄒浩可謂有道之士乎哉主人告客曰浩安得為

知道雖然余於此時而議浩是天下無全人也言之尚足為求
世戒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
聖人乎方 皇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
冊命未行是 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余三移書於浩使之力
請復后浩皆不答使其時浩力言復后能感悟 天子則無劉
氏之事貽朝廷於過舉再三言而不聽則義亦當矣使其時得
罪必不至貽老母憂也烏虜若浩者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
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也誕公亮之
從孫因附于此又有田晝者志義之士也與浩善晝字丞君以
世父况任為校書郎調磁州錄事參軍知西河縣有訟者晝躬
自剖決撫以慈惠西河民甚德之元符間監廣利門浩除言官
晝見浩問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媿謝既而

朋黨之禍愈甚時事日變晝乃謝病歸陽翟一日報立 皇后
劉氏晝曰鄒君不言可以絕矣又一日浩以書約晝會潁昌中
晝自云得罪晝亟往浩具言諫立 皇后時我之言戇矣 上
于時凝然若有所思也明日遂得罪二人留連三日臨別浩出
涕晝正色責之曰使君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
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
此也浩茫然自失歎曰君之贈我厚矣乃別去建中靖國初召
為大宗正丞宰相曾布數羅致之晝不肯見朝士爭屬目私自
語曰彼尚不肯見丞相誰敢易之者尋除提舉江西常平改知
淮陽軍卒于治所年四十五
常安民字希古蜀人也幼穎悟力學舉進士為成都府教授代
還上書論強國之本曰勸忠厚厲名節元祐中公卿薦其才召

為太常博士遷太常宗正丞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極論元祐言者以熙豐為非今日言者以元祐為非是皆一偏也願擇其中除監察御史章惇專權擅命安民力折其姦又論蔡京姦足以惑眾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非內結官寺外連臺諫合黨締交以圖柄任陛下不早逐之他日悔將安及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者其實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至已甚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其言諛佞無耻及為諫官則上疏毀司馬光呂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間為太常博士親定司馬光謚為文正為言官則上疏論司馬光呂公著至欲乞剖棺鞭尸是豈士君子之所為哉大饗明堂哲宗欲以劉妃從祀齋宮安民言非所以示觀瞻也曾布在樞府與惇不協見

安民數論惇意謂附已於上前屢稱之及安民論布與惇互用親故於是二人者合力排之一日哲宗謂安民曰卿嘗上呂公著書以東漢不道之君比朕可乎安民曰臣與公著書勸其博求賢才嘗引陳蕃竇武李膺事不謂惡臣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雖辨之無益董彛逸再為御史復欲彈蘇軾兄弟安民止之彛逸乃言安民主元祐謫監滁州鹽酒務除永興路提點刑獄蔡京用事改通判鄆州入黨籍卒年七十子同陳瓘字瑩中南劍州人也舉進士甲科為湖州書記久之用蔡卞薦召為太學博士遷校書郎章惇蔡卞主紹述之論追貶司馬光上謗宣仁后人不敵輒議瓘因對以謂今日以前既往之迹便為古事道常然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故堯告舜舜告禹皆曰若稽古若者順而行之稽則考其當否或若或稽必使

合於民情所以為帝王之治且論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 哲宗感悟 徽宗即位除右正言論下脩實錄增加王安石實錄系 神宗大典請改脩 徽宗欲開言路首還鄒浩而中丞安惇尚緣往事欲格成命瓘再上疏力言宜召還浩遂惇以明黜陟遷右司諫又極論蔡卞假託經義倡為繼述重誣神考輕欺 先帝倡為國是以行其私下之所是謂之國是下之所非謂之流俗尊安石而薄 神考不可為國是宜因其請祠許而遣之章惇懷異不忠宜因其辭山陵使罷之又言惇為山陵使無狀致大昇舉陷于泥淖之中露宿野次宜罷其職又論脩建景靈西宮不當且言建立之地非是又言邢恕反覆宜定其罪御史龔夬言蔡京罪 朝廷不以夬言為然夬將去位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皆與京異議今夬以言

京又將罷去殆非 祖宗獎厲言官之意 皇太后已歸政瓘上疏謂外戚向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二謂 皇太后至今與政也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為軍瓘責之日方褻疏論蔡京而命下於門外繳四奏并明 宣仁誣謗脩實錄建西京等事 徽宗密遣人賜瓘黃金百兩由是京罷召還除著作郎遷右司負外郎又以書抵曾布論日錄及國用事以為尊私史而壓 宗廟緣邊費而壞 先政布怒罷知秦州尋主管冲祐觀除名編管袁州移廉州又移郴州監中嶽廟坐其子正彙上書逮繫開封獄安置通州始瓘所辨日錄事著尊堯集議者以為言多詆誣編置台州移楚州居住以卒年六十五靖康元年贈右諫議大夫瓘篤學有識志不苟合居喪孝初蔡卞知其才待之加禮瓘不肯附麗恬於進取雖諸公文薦

迨居言職所疏姦惡雖所舉不避也嘗曰彼則舉爾所知此則為仁由已識者重其言權既力言京不可用用之必為腹心患悉如其言權有詞辨通易數言天下治忽多驗自號了翁云子正彙正同

陳祐字純益陵井監人也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為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林希於紹聖初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悖之意至有老姦擅國之語陛下頃用臣言禡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所撰告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毀敗善類事成則摠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失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名歷辨詆誣而上侵聖烈安得為死節之義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豈忠臣哉而希忿躁不平尚敢謝章慢上不敬此而可忍孰不

可忍希再降知舒州祐又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今紹聖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網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龔夬字彥和瀛州人也舉進士為太僕寺主簿遷監察御史建言元豐中察官各兼言事乞令監察御史兼掌論議益廣言路丐外通判相州尋知洛州徽宗立召為殿中侍御史論章惇二蔡之罪章十上因言修五朝寶訓乞令不可增損變亂事實以濟姦說時議避之黨事興削籍編管化州稍牽復而卒

任伯雨字德翁眉州山人也父孜字遵聖以問學氣節雄鄉閭名聲與蘇洵相上下仕至光祿寺丞其弟伋字師中亦知名嘗通判黃州最後知瀘州當時所謂大任小任者也伯雨遂於經術文力雄健舉進士調清江簿知雍丘縣召為大宗正丞除左正言首上疏言章惇身為上宰久擅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播紳自哲宗疾勢弥留中外怵懼惇當引天下大義以繫人心以安國勢乃乘倉卒輒逞異意逆天拂人輕亂名分睨睥萬乘不復有臣子之恭又言天下國家莫大名分法若不嚴禍起不測幸而太后聖明睿策先定折其姦謀向使惇計得行不知置陛下太后於何地陛下貸惇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生覬覦之心長奸邪之志危疑之幾不可勝防矣章八上惇貶雷州又論蔡卞之惡有過於惇公然誣詆欲廢宣

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似非辜廢元祐皇后犯上不道又言使哲宗有欲黜太皇太后之謗廢皇后之惡編管諫官之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倡之惇行之今若不正典刑殆無以明哲宗之德彰陛下友愛之仁卞亦尋竄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以中為名調和元祐紹聖伯雨奏曰人材固不當分黨與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易退而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留唐德宗坐至播遷之禍建中乃其即位改元號不可不為鑒戒時議欲西北專用武臣典郡伯雨謂李林甫在相位惡儒臣以邊功入相遂奏乞用武臣其後致祿山之亂此何以異也又論邊帥生事失與國心乞棄湟鄯之地以安邊息民會有赤氣之異時欲建火星觀以禳之伯雨不可曰聖人脩德以弭災未有祈

襮而消變洪範以五事配五行說者謂視之不明則有赤青赤祥乞攬權綱專威福使皇明赫赫事至必斷則乖氣異象化爲休祥矣蔡京爲翰林學士承旨交結內侍伯雨極論其罪又論堂除猥衆侵吏部負闕內降稍多或恐詐傳敕命引漢唐季世鴻都置爵墨敕斜封以爲戒王覲除御史中丞仍兼史官伯雨謂史院係宰相監脩今中丞爲屬恐非所以重風憲遠嫌疑已而覲除翰林伯雨復論曰學士爵秩位序皆在中丞上今覲爲之是諫官論事非特朝廷不行適足以爲人遷官也尋出知虢州崇寧初二蔡在東西府以黨論編管通州徙儋州以星赦移道州八寶赦提點明道宮卒年七十三伯雨性剛鯁持論勁正爲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慙草云子象先申先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也舉進士爲春秋博士樞密院編脩官坐送諫官鄒浩免官徽宗即位召對除著作佐郎遷右正

言庭堅入諫垣議論忠鯁嘗上疏曰近世之論孝者必曰灑灑

者紹復神考然後爲孝於其父有違戾不孝莫大焉夫前後

異時灑亦隨變而欲纖悉紹復於神考則灑將弊於偏要之

久必有不便於民而召怨者民怨則辱先烈如此而謂之孝

可乎司馬光因時變革以便百姓不爲無補於國陳瓘執義論

諍以去小人不爲無益於宮禁瓘實士論與之光則人心歸之

請還陳瓘以慰士論盡復司馬光贈官以悅人心又奏竊聞士

大夫多以繼志述事勸陛下者臣恐復有營私之人又欲正

其名以自售曰紹復先烈非臣等不可引用私黨蔽隔賢俊

假名曰繼述而實自肆焉又奏今遠略之耗於內者棄不以爲

守則兵可息特旨之重於法者刪不以為例則刑可省庭堅乞
用蘇軾蘇轍 徽宗問安所受遂忤旨除京東轉還判官改知
汝州降通判陳州蔡京黨議其罪削籍編管虢州移鼎州又移
象州內徙復州以星變赦還里卒年五十七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
除左司諫時御史中丞趙挺之與戶部尚書王古等同治放欠
挺之劾古傾天下之財以為私惠者公望以謂 上登極大赦
欲與天下更始一切蠲免豈容古以私意能傾天下之財上疏
曰人君所以知時政之利病人臣之忠邪無若諫官御史之為
可信也患聞知之不博也故聽以風聞雖事有不實聞無不言
至若挾情肆誣快私忿罔 上聽陛下不可以不察也臣聞挺
之與古論事每每不合屢見言氣懷不平之心有待而發俚語

有之官事私讎此小人之所不為而挺之安為之豈忠臣乎公
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已而上疏曰 哲宗固孝於 神
考矣持紹述之論牢不可破輔政非其人以媚於已為同忠於
君為異一語不合時學必目為流俗一談不侔時事必指為橫
議借威柄以快私隙必以亂君臣父子之名分以感動人主故
民力困竭國用匱迫天下為之騷然 泰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
祐人材皆出於熙寧元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彫疎零
落所餘無幾矣 神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鈎斬祛陰私之
隙也 先帝信仇人而黜之 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
紹聖為之對也有對則諍興諍興則黨服立矣 陛下改元詔
旨亦稱思建皇極嘉靖庶邦蓋嘗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
政皇天后土實聞此言 陛下欲渝此言其如皇天后土何蔡

王似府史語言指斥 徽宗送大理寺驗治公望恐浸淫及於
蔡王上疏極言其事語在蔡王世家疏奏出知淮陽軍未幾召
入爲左司員外郎除直龍圖閣知壽州以言者落職蔡京用事
公望與任伯雨等俱坐貶編管南安軍遇赦得歸而卒
臣稱曰諫有二諷與直而已諷則銷患於未然之前而直則進
言於已行之後故忠臣碩士之遇明主也或千慮一失之間則
必因事以諷而明主受其言故不勞而成功 不幸人君爲讒
邪所蔽而忠臣碩士覩行事之乖違與用人之失當則言必激
切冀以動寤上意而讒邪之人乃誣以訕上忠臣碩士所以多
不免於竄逐者以此觀浩等用直諫貶言雖屈於一時道則伸
於後世名聲卓卓至今在人耳目彼讒之人豈不犬馬是媿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

列傳八十四

蔡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也舉進士爲錢塘尉入爲崇文院
校書改太子中允館閣校勘俄拜考功員外郎擢起居郎出使
遼還拜中書舍人與第六對掌書命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
元豐末命侍禁中議所立京附蔡確貪定策之功乃陰戒劊子
執刀入欲斬宰相王珪會珪言 上自有子乃止司馬光秉政
改免役法復行差役法京於五日內差役殆徧詣政事堂白光
光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患法之不行於是臺諫言其尹京挾
邪壞法出知成德軍徙瀛州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諫官
范祖禹論京不可用乃改江淮荆浙發運使又改知揚州歷鄆
州永興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紹聖初召還權戶部尚

書章惇復變役法置司講議久不決京謂惇曰取熙豐舊法施行之爾何以講為惇然之雇役遂定卞拜右丞以京為翰林學士兼侍讀脩國史除戶部尚書時左正言孫諤論役法差雇之弊京言諤以為弊者蓋非今日乃前日之弊前日之弊謂熙寧元豐也則元祐變法是矣此臣所不忍聞也諤緣是罷諫職文及甫獄起京究治以及甫與邢恕書謂劉摯有大逆不道之謀京鍛鍊其事乃言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之徒躐取高位變先帝已成之法廢受遺顧命元臣以翦陛下腹心羽翼前日姦黨雖已竄逐而姦謀逆節蓋未白於天下也臣幸被詔旨詢究本末得其情狀其無君之惡同司馬昭之心擅事之迹過趙高指鹿之罪所有陳衍罪在不赦衍於是坐死衍蓋宣仁后殿內臣也惇卞遂欲追廢宣仁后皇太后

皇太妃皆爭之哲宗乃已而劉摯梁燾同時死於貶所皆錮其子孫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復遠竄京幾執政矣曾布知樞密院密言卞備位丞轄京不可以同升進翰林學士承旨徽宗即位罷為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皇太后詔令京畢史事留不行數日諫官陳瓘論其交通近習瓘坐逐京亦出知永興軍徙江寧府頗鞅鞅遷延不之鎮御史陳次升龔夬交論其惡奪職提舉洞霄宮明年復龍圖閣直學士知定州崇寧元年改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助復用為翰林學士丞旨兼侍讀脩國史鄧洵武朋附京進愛莫助之圖以獻徽宗遂決意用京忠彥罷擢拜尚書左丞遂代布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進拜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京起於逐臣一旦得志遂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下用熙寧條例司故

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悉用其黨為僚屬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高旅鹽澤賦調監牧每一事輒以三人主之凡所設施皆於此乎出用馮解錢適之議復廢 元祐皇后罷貢舉法令郡縣悉放三舍攷選置辟雍外學於城南以待四方之士又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勿得用富商巨賈按所齎持或為緡錢數十萬至變為流丐有赴水及縊死者南開黔中築靖州西收青唐奪湟川鄯廓又取牂柯夜郎地以為平允從三州而內侍童貫始用事擢領節度使凡內侍寄資一切轉行 祖宗之法蕩然無餘鑄當十大錢小民者利亡命犯法者紛紛章榘子緹以私鑄置之法黥配海島侍御史沈疇坐治緹獄失意削官羈管者六人陳瓘子正彙亦以上書竄海上威福在手道路以目累遷司空

封嘉國公于時元祐羣臣貶逐死徙略盡矣京第其罪狀兩等以司馬光為首指為元祐姦黨請於 徽宗而刊諸石寘文德殿門又自書為豐碑放之天下初 徽宗以日食下 詔書言者頗論熙寧紹聖之政於是又藉范柔中以下以為上書邪等凡名在兩藉者皆錮其子孫不得官京師及至近甸當是時四方承平帑庾盈溢京倡為豐亨豫大之說視官爵財物如糞土累朝所儲大抵掃地矣 徽宗嘗出玉琖玉卮以視輔臣曰朕欲用此於大宴可乎京曰臣昔使虜見有玉盤琖皆石晉時物指以夸臣謂 南朝無此今用之上壽於禮無嫌 徽宗曰朕此器久已就深懼人言故未用爾京曰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 陛下當享太平之奉區區玉器何足道哉京之不能納忠類如此五年彗出西方其長竟天 徽宗震懼仆所立姦黨

碑罷京為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封魏國
公大觀元年復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南丹州莫氏納土拜
太尉 徽宗受八寶拜太師三年復以中太一宮使罷遂致仕
猶提舉脩 哲宗實錄改封楚國公四年彗復出奎婁間御史
石公弼與張克公論京罪貶太子少保語在石公弼傳京遂出
居杭州復太子少師政和二年復太師召還賜第京師京奏已
蒙恩召還而前宰相張商英尚譴遠方臣與商英 神宗朝同
時遭遇舊人無幾乞放逐便識者以京為不情未幾落致仕令
三日一至都堂治事徙封魯國公初 國朝之制凡詔令皆中
書門下議而後命學士為之至熙寧間有內降手 詔是不由
中書門下共議蓋大臣有陰從中而為之者議者已非之矣至
京則又作 御筆手詔焉京益專政患言者議已故作 御筆

密進擬而丐 徽宗親書以降出也違 御筆則以違制坐之
以壞封駁之制事無巨細皆託而行焉至有不類 上札者而
羣下皆莫敢言又更定三公三孤之官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
宰廢尚書令自稱公相總治三省追贈王安石蔡確皆為王堂
後吏不復立額有身兼十餘奉者侍御史黃葆光疏論之即貶
昭州用故省吏魏伯弼提舉榷貨務令作泛料關子百萬緡進
徽宗大喜持以示左右曰此太師所與我奉料也擢伯弼至徽
猷閣待制京又言於 徽宗以為內外泉貨所積為五千萬和
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於是立明堂鑄九鼎脩方澤建道宮作
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使者鑿大徑三山回引河
流作天成聖功二橋大興工役無慮四十萬兩河之人愁困不
聊生矣石公弼張克公之論京惡也京憾之不置 徽宗覺之

用克公爲吏部尚書凡七年京嘗令御史察吏部稽違事毛舉細故以爲克公罪 徽宗命削侍郎以下官勿問尚書公弼知襄州因論牙校轉般破產事戶部侍郎陳彥文言其詆毀 先烈京慮 徽宗見公弼姓名必庇之但泛言乞責襄州官吏遂以散直安置台州又欲以宮室求媚召童貫輩五人諷以禁中偏側之狀貫輩聽命乃盡徙內酒坊諸司及兩軍營等於他所五人者各視其力所底爭以侈麗相誇尚於是崇大宮室苑囿改建延福宮浸淫及於艮嶽矣七年進封陳魯國公不拜京子攸儵脩孫行皆至大學士視執政偉尚帝女他至侍從者又十人廝役皆至大官妾媵封夫人尚方賚予無虛日輕丹小輦鳴鑾七幸命坐賜酒略用家人禮京表謝有主婦獻壽請醕而肯從雄子牽衣挽留而不却之語殊以爲榮遇焉宣和二年京再

致仕居四年又起領三省事五日一朝細務免僉書京至是四入相年老目昏不能事事悉決於子條條時爲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讀威福自恣多引其賓客置要官建議劾式貢司於宣和庫括四方之幣空府藏所有以實之以爲 天子私財超拜其婦兄韓梈爲戶部侍郎白時中李邦彥爲相皆不能堪先白罷條侍讀以撼京京尚未有引去意 徽宗召童貫使詣京諷之致仕貫既宣 旨京泣曰 上何不容京數年必有相讒譖者貫曰不知也京不得已草奏請罪 徽宗降制復令致仕在位僅數月而攸以太保領樞密院事 欽宗即位諫臺論京誤國滔天之罪責授祕書監分司南京連貶慶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徙韶州又徙儋州其子孫皆褫職分徙遠郡惟偉尚武德帝姬以駙馬都尉特免竄換深州防禦使京行至潭州而卒年

八十京資險詐侈靡無度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 徽宗雖
寵用之然亦屢起而屢仆京每聞其將退必見 徽宗叩頭求
哀無復有大臣廉耻事北事之萌也京首倡之燕山之役攸實
在行而京送之以詩戒其起豐冀事之不成得以自釋也暮年
即家為府諂佞干進者伺候其門輸貨僮僕以得美官者不可
勝數綱紀法度於是大壞卒為 宗社之禍云第卞子攸脩
卞字元度與京同舉進士調江陰簿王安石以子妻之張璪薦
其才召為國子監直講遷博士除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尋同
知諫院為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 哲宗即位除
禮部侍郎使契丹還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改江寧府歷
楊廣越潤陳五州紹聖初召為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
寶錄院脩撰拜尚書右丞遷左丞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

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
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
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徽宗立御史龔夬諫官陳瓘任伯雨皆
論卞過以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伯雨又言惇卞公然誣詆欲
廢 宣仁聖烈皇后又因疑似非辜廢 元祐皇后犯上不道
于時言者又論卞懷護迷國醜正背公接近姦回竊據要利已
所不喜指為邪朋撰造謗語傾陷正直擯斥流放禍及子孫慘
刻之風寢以成俗遂落職提舉洞霄宮太平州居住未幾御史
陳次升言 哲宗皇帝責任執政卞造 朝奏對不迪之以先
王之典而迪之以殘忍殺害之事巧計既行凶箴益熾竊弄威
福專報恩讎有譽安石之美者登之顯要有議安石之短者置
深罪其所進用若非妻黨之小人即是門下之姦吏更倡迭和

相倚為重毒流天下卞實啓之又諫官張庭堅亦言惇卞盜權先朝為天下害卞以陰險謀之惇以凶悍行之遂責少府少監分司南京池州居住提舉崇禧觀尋知大名府揚州兗京為相復資政殿學士召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尋拜知樞密院事徽宗問鄴湟可復不卞對曰可復問誰可將對曰王厚可徽宗從之遂復鄴湟童貫除陝西制置使卞奏貫本無所長朝廷乏人何至遂用官者他日誤邊計者必貫也以資政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踰年知江寧過闕留為醴泉觀使兼侍讀大觀中除觀文殿學士知壽春府言者論其尊禮妖人張懷素降資政殿學士提舉太清宮俄起知鎮江府拜昭慶軍節度使知大名府繼知揚州召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遷開府儀同三司移鎮鎮東卒年六十贈太傅謚曰文正子脩仍當京用事時寅緣

僥幸致身侍從靖康元年悉竄湖南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末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為端王每

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以俟王過王以問左右

言其為蔡承旨子心獨善之及即位寔有寵遷鴻臚寺丞崇寧

三年除祕書郎俄以直祕閣提舉醴泉觀加集英殿脩撰明年

拜顯謨閣待制進直學士京罷相攸亦以龍圖閣學士兼侍讀

初置宣和殿命攸為學士明堂成以攸與討論陞為大學士

遂拜淮康軍節度使徽宗將斥去京用中書舍人王安中為

御史中丞使劾京攸時直宣和殿通籍禁庭聞其事亟入宮請

間為父扣頭懇請徽宗乃已徙安中為翰林學士京復安職

其後權勢日相軋輕薄者互煽搖以立門戶由是父子遂為仇敵

攸別賜第嘗詣京京方與客語使避之而呼攸入甫就席遂起

握父手爲切脉狀曰大人脉執舒緩躰中得無有疾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適有公事不得留遂去客切窺得其事以問京京曰君不解此此輩欲以吾疾罷我也居數日京果致仕又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白 徽宗請殺之 徽宗曰太師老矣不許但削條官攸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拜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便辟走趨或塗沫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之語妻宋氏亦出入禁省子行領殿中監方是時 徽宗留意道學攸因倡爲異聞謂有珠星璧月跨鳳乘龍天書雲篆之符爭與方士林靈素之徒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玉清之祠遍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爲河東河北宣撫副使攸謂功業可力致入辭之日指 徽宗二寵嬪曰臣成功還乞以是見賜 徽宗笑而弗責也比涿易二州降進少傅判燕山府主師入燕以

功進少師歸領樞密院事封英國公王黼將罷相 徽宗欲相之旣而用白時中李邦彥而拜攸太保燕國公及將謀內擅親書傳位東宮字以授邦彥邦彥却立不敢承時中輩在側 徽宗躊躇以付攸攸退屬其客給事中吳敏敏即約李綱共爲之議遂定靖康元年攸從 徽宗南下言者或云將遂復辟於鎮江敏爲言乞令陪扈還京師以功贖過 徽宗旣還攸責太中大夫提舉明道宮繼貶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徙潯雷二州又移萬安 欽宗必欲誅之命御史陳述即所在斬之攸死年五十脩京次子也亦以恩倖至保和殿大學士 欽宗受禪之初正有虜患脩輒條上陝西募兵之策自請行又欲勸 欽宗西幸 欽宗將以爲永興帥會報虜破濟州 徽宗倉卒南出見攸忌脩或成功即託 徽宗旨請以脩知鎮江府旣而有復辟之謗

與攸俱被誅

臣稱曰蔡京之姦惡大類王莽莽之竊國命也制井田更錢幣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班時令以誑耀其君卒移漢祚京為相大臣亦用此術馴致夷狄交侵天下大亂下造謗興獄誣害忠良以罔上欺下攸孽子佞臣誅死宜哉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一

東都事略卷第一百二

列傳八十五

趙挺之字正夫密州諸城人也舉進士為登州教授通判德州召試館職除集賢校理遷監察御史初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黃庭堅監德安鎮以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挺之召試蘇軾曰挺之聚斂小人學行無取豈堪此選至是挺之劾奏軾草麻有云民亦勞止以為誹謗先帝軾上章自辯既而諫官奏故相蔡確作詩訕上而御史不以言挺之謫通判徐州徙知楚州入為國子司業遷大常少卿擢禮部侍郎哲宗祔廟翰林學士曾肇等議遷宣祖挺之言有天下事七世謂考廟而上本朝至英宗始備七廟之數以僖祖為太祖以順祖而下六廟為三昭三穆太祖之廟百世不毀昭穆親盡

則遷故 神宗即位則遷 順祖 哲宗即位則遷 翼祖
上與 哲宗皆 神考之子則 宣祖豈復可遷門下侍郎李
清臣是其議議乃定除御史中丞言 祖宗朝用侍從之臣無
內外輕重之異昔李嶠請選近臣分典大州而韋嗣立請先行
本朝張知白為從官亦乞分臺閣之臣出守而知白因請自行
願稍增重外職且使近臣少習治民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
歷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為相挺之屢陳其姦惡遂拜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會彗
見西方其長竟天 徽宗震怒謂挺之曰蔡京所為皆如卿言
京免相挺之復為右僕射始京在崇寧初首興邊事用兵連年
不息一日 徽宗臨朝諭輔臣曰 朝廷不可與夷狄生隙釁
端一開兵連禍結生民肝腦塗地豈人君愛民之意哉挺之退

語同列曰 主上志在愛民息兵吾輩義當將順時執政皆京
黨但唯笑而已京復相挺之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未
幾而卒年六十八贈司徒謚曰清憲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也兄唐英字次公舉進士為歸州
理掾數上書論天下事 英宗時首上書戒 上以無顧私親
稍擢御史裏行早卒唐英有史材嘗著 仁宗政要 宋名臣
傳蜀禱杭行於世商英少受學於唐英中進士第調通川簿章
惇薦其才召對除光祿寺丞權檢正中書禮房公事加太子中
允監察御史裏行是時 神宗厲精政事廷臣片言悟意者驟
見進用商英上疏曰 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改造者數十百事
其最大者三事也一曰免役二曰保甲三曰市易三者得其人
緩而講之則為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害臣願 陛下與大

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行之苟一事不已一事復興雖使裨謀適野而謀墨翟持籌而算終莫見其成也昔舜用禹治水稷播穀臯陶典刑益掌山澤契敷五教垂共百工若多事然舜行此數事而靜以終之故曰夫何為哉今朝廷行舜之所以有為而未行其所以無為此臣所以拳拳為陛下道也會臺勘劫盜李則從輕定罪有詔糾察鞠之商英言此出大臣私意願陛下收還主柄自持威福使臺諫為陛下耳目無使脅遷為兩府耳目則天下幸甚神宗為傳其獄商英乃言樞密院黨庇博州親戚失入死罪及縱院吏犯法於是樞密使副文彥博吳充蔡挺全府乞出神宗難之降光祿寺丞監荆南鹽麴商稅元豐中除館閣校勘商英曾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其壻王瀉之所業託之亶立繳奏坐監鄂州漢川鎮酒稅

八年以太常丞召哲宗立除開封府推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議更變得為孝乎除河東路提點刑獄移河北西路轉運副使徙淮南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觀望時政謂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指呂大防梁燾范祖禹為姦以司馬光文彥博為負國言呂公著不當謚正獻甚者至以宣仁后比呂武始商英在元祐時作嘉禾頌以文彥博呂公著比周公又作文祭司馬光極其稱美至是乃追論其罪其詭譎不常如此時來之邵其為子娶蓋氏以蓋漸為蓋氏義男規其財產商英疏論之邵出知蔡州商英移左司郎中會知開封府王震言商英遣人與蓋漸害之邵坐謫監襄州酒稅起知洪州除江淮荆浙發運使召為工部侍郎徽宗立除

中書舍人以龍圖閣待制為河北路都轉運使為言者論列落職知隨州召為戶部侍郎遷翰林學士崇寧初除尚書右丞遷左丞時蔡京為相商英與京在 神宗朝為檢正雅有契好及是同在廟堂議事多不合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為相國志在逢君等語臺臣以為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入元祐黨籍京罷相削籍知鄂州京復相以散官安置歸州量移峽州大觀四年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 關賜對奏曰 神宗脩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尋除中書侍郎拜右僕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見徽宗喜親書商霖字以賜之商英為相務更蔡京事而減省用度內侍楊戩提舉後苑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曰 祖宗

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勲勞則別立昭宣使宣慶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也戩銜之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陰搖先烈政和元年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尋落職知鄧州再謫汝州團練副使衡州安置俄以通奉大夫提舉崇福宮復觀文殿學士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卒年七十九贈少保 欽宗即位特贈太保商英學浮圖法自號無盡居士其進本熙豐蔡京強置黨籍中天下既共惡京而商英與京異論以故天下翕然推重云

何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為台州推官久之為國子監教授以經術醇深除太學博士諸王府記室遷侍讀 徽宗即位拜寶文閣待制提舉萬壽觀遷中書舍人歷兵部侍郎遷尚書初 徽宗即位日食正陽之月 詔求直言應詔上書

者數十人蔡京為相忌惡正士因此以除去異己者使其腹心之黨攷定之分邪正二等以同己者為是異己者為非列置黨籍執中亦言上書邪等人豈可令到闕以見君哉仕而在京者亦當斥去京用其言辟雍成執中請開學殿使都人士女縱觀士論貶之崇寧四年為尚書左丞大觀元年遷中書門下侍郎三年拜特進左僕射太學生陳朝老上書謂陛下即位以來五命相矣有若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姦賊趙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復相執中彼執中何為者邪是猶以蚊負山也陳瓘著尊堯集有旨來取執中請治其罪鄧洵武蔡薺陰助之瓘由是再貶政和二年加司空進少傅三年改太宰加少師封榮國公六年以太傅就第朝朔望於是徽宗曰自相位得謝古難其人本朝數十年無此事執中曰唯張士遜以太傅鄧國

公就第 徽宗曰當時恩禮恐未必爾其眷遇如此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每為徽宗言之自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時斥緡錢萬置義在以贍宗族薨年七十四贈太師清源郡王謚曰正獻子正同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也舉進士除真定府教授紹聖初為太學正遷博士 徽宗即位為大宗正丞擢禮部員外郎除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坐事出知和州又知潁州復召為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翰林學士大觀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貴妃親嫌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踰年知院事貴妃正位中宮復請避位除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政和三年再知院事累官特進六年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自張商

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右府每為 徽宗言之
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丁母憂即 詔起復八年以西師奏
功除少傅懇求終喪服除拜威寧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宗國
公宣和二年權領樞密院事未幾為真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
年封燕國公初遼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 徽宗遣
使女真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其事時居
中為相力陳不可又謂京曰 朝廷議夾攻大遼此出李良嗣
欲快己意爾公為大臣國之元老不能守兩國盟約輒造事端
誠非廟筭且 本朝與遼國通好百五十年兵不識刃農不加
役漢唐和戎未有如我 宋之盛公何以遽興此舉公今若導
上棄約復燕無乃不可乎京曰 上厭歲幣五十萬之多故有
此意居中曰漢世初單于歲尚給一億九十萬西域七千八百

八十萬與 本朝孰為多乎漢永初中諸羌反十四年當時用
兵用財二百四十億永初後復經七年用八十萬億公豈不是
思乎京曰 上意已決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
地公實為之由是北議亦稍寢其後女真數犯遼國遼國之兵
屢敗國勢危蹙王黼為相力主其事欲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
攸為宣撫使副總師以出居中復以為不可 王師既出撫定
燕山居中進太保薨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曰文正子脩年億年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也舉進士為真州教授遷太學博
士 徽宗即位除左司諫時方治蔡卞獄正夫入對 徽宗語
及之正夫引漢淮南厲王死蜀道文帝深悔以感悟 徽宗遂
緩其獄擢起居舍人召試中書舍人侍講迺英遷給事中 徽
宗謂正夫曰知卿在元符之末甚有紹述之意正夫曰臣孤遠

疵賤荷先帝教養深厚不敢自棄然區區徒有其心而已
陛下今紹述先志并施行政事臣願陳力其間徽宗可之
除禮部侍郎彗見詔求直言正夫條時政十餘事大略重名
器輕賦斂戢干戈節賜予選人材惜民力鑒祖宗成憲謹持
盈守成之道徽宗嘉納之除翰林學士出知河南府召拜工
部尚書時顯恭皇后在殯北使入見欲如平時用樂文移倨
慢正夫館伴折以大義大觀三年拜尚書右丞遷中書侍郎陝
西行夾錫大錢物價翔踴百姓告病正夫論其弊即日罷之
徽宗稍厭蔡京紛更思欲裁損以寬民力命鄭居中為太宰正
夫為少宰未幾得疾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明
日落致仕移鎮安靜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行有日徽宗
賜詩寵之疾作卒于道年五十六贈太傅謚曰文憲自正夫去

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中李邦彥輩相繼
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
臣稱曰宰相得其人則天下治非其人雖當平世斯亂之階也
自崇觀以來宰兼歸于蔡京挺之雖能知京之姦而莫能誰何
商英繼京乃反京政而無益於事至如執中之固位正夫之取
容是果可以責其相業者哉天下之禍固不自已而作然亂階
亦有以稔成之也居中謂兵禍不可結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
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獎何哉於虜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
可則止若居中謂之具臣可也

新編二卷

七



